

读·品·悟®

相约名家·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

高长梅 王培静/主编



方向：生活

陈亚军◎著



相约名家·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

高长梅 王培静 / 主编

方向： 生活

陈亚军
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方向 : 生活 / 陈亚军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3.5 (2013.6 重印)

(相约名家·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/ 高长梅, 王培静主编)

ISBN 978-7-5108-2084-7

I. ①方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②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4317号

方向 : 生活

作 者 陈亚军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黄宪华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
印 张 9.5

字 数 136千字
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6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084-7

定 价 19.80元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辑 梦幻与现实的交织 / 001

鸟也寂寞 / 0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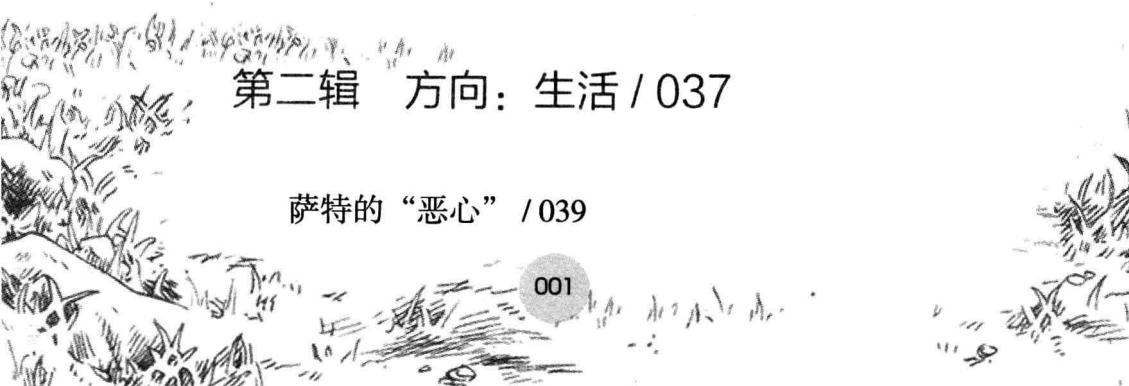
穿越沙漠 / 006

壶关峡谷行记 / 011

梦幻与现实的交织 / 0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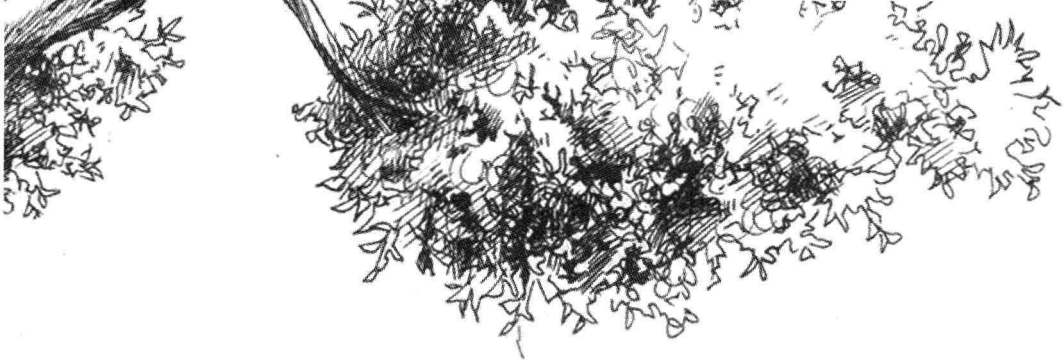
写意旬阳 / 028

世博园掠影 / 031



第二辑 方向：生活 / 037

萨特的“恶心” / 039



纳兰霍的惊问 / 043

方向：生活 / 046

深邃的简约 / 049

领略一种透明 / 053

出入自然节点的心灵 / 057

也诗情也画意 / 061

精神的心声 / 064

第三辑 好好活着 / 069

米粒里的世界 / 0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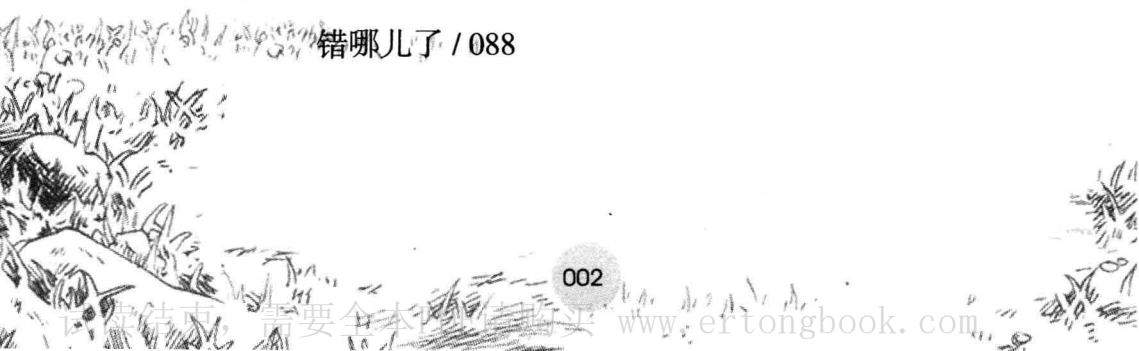
被上帝遗忘的人 / 074

心里的琴瑟 / 079

好好活着 / 081

十五号院夜生活一瞥 / 085

错哪儿了 / 088





平凡的伟大 / 092

巧笑倩兮为哪般 / 096

第四辑 斋眼素心 / 101

回乡偶拾 / 103

准确地生活 / 105

父生母鞠 / 108

付出的补偿 / 111

冷静的石子 / 113

可疑的金钱 / 117

普通人的业绩 / 119

无法言说的痛 / 122

期限婚姻 / 124

斋眼素心 / 127

少言的力量 / 131



修正内心 / 134

发力于自我 / 136

落榜的出路 / 138

自我价值的飞升 / 140



第一辑
梦幻与现实的交织
∨
∨
∨



鸟也寂寞

在去往青海德令哈的路上，两边大多是沙漠和戈壁混合的地貌，坚硬无比，大如碗口小如弹丸珠矶的石砾和卵石遍地皆是。这似乎让人有理由相信，在远古这里曾是茫茫的海洋，地壳变迁，海水退去，留下的卵石是为了证明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喧嚣。总之，久远的故事把柴达木沦为荒漠地带。

置身青藏高原，任何一丝绿色或活物都会给人带来惊喜，没有身临其境是无法体会这种独特感受的。有两个曾经被流传的小故事可以佐证这里的荒漠程度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一个在柴达木西部戈壁滩出生的三四岁的小女孩，第一次跟随父母走出戈壁，见到又高又壮的白杨树，竟激动地高喊大白菜、大白菜。无独有偶，另外的一个小女孩儿，当看到格尔木郊区的小树林时，竟不顾乘坐了一天汽车的旅途疲劳，拉着妈妈去看那片大森林，好大的一片森林啊！

而关于动物的故事就更带给人独有的感动了。

高处不胜寒，高寒便盛产冰雪，冰雪消融，蜿蜒而去，所经之处便出现了草原、灌丛等植物甚至动物，这是一个显著的特点。在这人烟稀少的茫茫戈壁滩上，只要有水的气息正在一点点儿湿着鼻翼，人的细胞就会随之兴奋起来。水是生命之福祉，生物临水而居，一个有生机勃勃的世界必将近

在眼前了。果然，远处的半山坡上出现了零星的藏包，炊烟袅袅升起。再近些，青草的气息阵阵袭来，羊群似珍珠散落在山坡上，而身体前后左右都像挂着布帘子的牦牛也穿插其间，恍若闲庭漫步。

走在山坡上，我看见一簇簇黄绿相间的草丛中间出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，许是刚刚被雨水淋过，这洞很是有一种清新的人丁兴旺的感觉，就是说，这个洞里的居住者们日子过得很热闹。我不自觉地蹲下来，向着洞里望去，并问一个当地人：这是谁的家？他笑了笑告诉我说，这是老鼠的家。我说，只住着老鼠一种动物吗？他说，不一定。

是的，我们都共同地想到了那个故事：鼠雀同穴。

鼠是地上跑的，鸟是天上飞的。老鼠的家建在地上，而高原上的麻雀又能在哪里搭建自己的窝呢？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或者偶尔的草地上，只有极少的油毡布撑起的藏包，这唯一的建筑物，自然不能成为麻雀的栖息之所。高原是何等气候，昼夜温差极大，一二十个小时之内就感受一次冬夏之季的轮回也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夜晚来临了，躲在洞穴深处享受温暖的老鼠，听到洞外传来瑟瑟发抖的甚至是凄凉的叫声，它们警觉起来，屏住呼吸凝听，叫声越来越急迫，越来越哀伤无力。老鼠们一定是被这声音感动了，它们轮番跑到洞口张望，就看见浑身颤栗的小麻雀蜷缩在洞口。它们一出现，麻雀就不再一声紧似一声叫唤了，只是瞪着期待的眼睛望着老鼠，目光里满是渴求。好一会儿，老鼠们又都缩回去了。高原暂时恢复了沉寂。麻雀缩成更小的一团有礼貌地期待着。又过了许久，显然它已经撑不住了，便向鼠洞再挪近了一步，再叫起来时声音都跑调了。这一次，一只比较大的老鼠出来了，直接走出了洞口，与麻雀进行了短暂的对视后，麻雀在前，老鼠在后，它们一同钻到洞里去了。

这不是童话故事，长得像老鼠一样颜色的小麻雀，经常去老鼠洞里过夜，躲避寒冷，这是一些当地人亲眼见过的发生在高原的真实情景。在此，老鼠变得坦荡起来，麻雀褪去一些防范之心，也许正是它们适应恶劣

的自然环境所应有的进化吧。假如有一天，我在高原上见到了一种鼠头雀翼的陌生小动物，也不会非常吃惊，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的合作难道没有理由结出创新的果实吗？

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天峻县境内的布哈河，因青海湖的湟鱼春天都到此产卵而著名。河水极其清澈，连沉在河底的大大小小的卵石似乎都是透明的，站在高高的桥上向下望去，有成人多半个手臂那么长的大鱼在懒散地游动，也有成群的小鱼在卵石间穿梭嬉戏。天高地阔，碧水蓝天，那鱼儿是何等悠闲，真乃天地之间的神仙也。

以下的故事就是青海的一个摄影记者在布哈河亲历的事。

那天，阳光明媚，他在距青藏公路三四里地的布哈河边上取景，发现一只羽毛鲜艳的小鸟在河边低飞跳跃，那实在是一只漂亮极了的鸟。记者的视线不自觉地跟着它舞蹈。好一会儿，他发现自己离它很近了，就试探着伸手去触摸，鸟儿并不拼力躲闪，只是撒娇似的退后一点点儿，还眨着清亮的黑眼珠看着他。职业习惯让记者灵机一动，为什么不给它拍一张特写呢？想到这儿，他伸出手去，没费吹灰之力就逮住了小鸟。然后，他脱下自己的黑皮鞋，两只鞋分别压住鸟的小爪子。开始小鸟还有些反抗，过了一会儿，它安静了许多，小脑袋忽而看看左边，忽而又望望右边，颇感奇妙地望着两只大皮鞋。这时，记者已多次按下了快门。接着，他穿上了自己的鞋，把小鸟握在手里，并轻轻地用手指揉着它被皮鞋压过的腿。谁知鸟儿并没有感激的意思，却奋力挣扎。记者原以为只要他一松手，小东西一定会迅速飞跑的。可是，小鸟被放到地上后，根本没有跑，却显得很急切地在寻找着什么。当它蹦到记者的脚边时，才停下来。他走到哪儿，它就跟到哪儿。记者感到很奇怪，就又脱下鞋放在地上。奇迹发生了，鸟儿倏忽间跳到了两只鞋的缝隙处趴伏着。

记者总是要离开的，当他再次穿上鞋时，这只小鸟一直蹦蹦跳跳地跟在他的身后。准确地说，是在追随着那双鞋。在惯常的生活中，它的视线内除了哗哗作响的布哈河水、春夏才出现的灌丛青草，以及永远也望不下

来的天际，再也没有什么了。也因此，它把这双皮鞋当成了可贵的活物，可贵的新朋友。直到记者跨过一条小溪，登上汽车，他看见小鸟还踟蹰在皮鞋消失的地方眺望，样子很是不安。它小小的心定然是忧伤的，也会越发的孤独起来。

坐在布哈河边上，那只鸟和它的故事不断在我的头脑中闪现。青藏高原所有的动物可能都是孤独的，但同时也是幸运的。就说这只鸟吧，若是在平原地带，或是在不尊重科学、不保护自然环境、一味地叫嚣发展经济的地方，它长得那么漂亮，早就会被人粗暴地掠去，或一次又一次被拐卖，或被破了膛生生炖了吞到人肚子里去了。

这再一次让我坚信，孤独是美丽的。



穿越沙漠

我很想说，南疆行，对于我来说，至少获得了以下的感受：这是一次殷实的深入生活。

新疆，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、气候、多民族以及文化等的别致，对很多内地人来说，“西域秘境”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

从乌鲁木齐出发，一路途经“天下第一州”的巴音郭楞州，其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二十分之一。又经阿克苏到达了帕米尔高原下的几乎是中国最西部的城市喀什。喀什是维吾尔族人聚集的城市，走在街上，俨然有置身

异国他乡的感觉。三天后，经过和田抵达民丰。“不走新疆，不知中国之大；不走南疆，不知新疆和兵团之大”，此时，便也深感到了此话的道理。住宿在民丰宾馆那一夜，我通宵失眠。这种状况的出现，我想有两个原因，其一，离开喀什的前一天晚上，喀什日报社设宴接风，席间大家飞觥献斝，只有一位男士不太爱说话。当听说我们即将穿越沙漠公路时，他马上激情洋溢，告诉我们他刚从那条路上走过来，啊呀，太壮观了。那表情是对塔克拉玛干沙漠无法言说的一种感慨。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感染的人，在以下的活动中，脑海中总是浮现着对沙漠的种种想象和期待。其二，行程至此，加之感冒，我的身体承受疲劳的能力已超过了极限，这个时候，本应让身体完全处于静止状态沉沉睡去以恢复体力，而我的思维却史无前例地活跃起来，连一粒灰尘落地发出的呻吟，这上帝才能听到的声音，我都能凭胡思乱想敏感地攫住它。总之，任何一点儿动静都会使我的失眠得到鼓励，更加地兴奋起来，这种身心矛盾真是生命的一种灾难。

第二天早晨，那个浑身许多部位和思维都已不再是我的那个我，又在黑蒙蒙的夜色中与大家一起上路了。今天，将走过此行最艰难的一段行程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。

我们是从沙漠的终点走向始点，刚刚进入沙漠公路不久，山东作家赵德发一声亢叫：“停车，停车吧，否则看不见大漠日出了。”

车停了，我们向路边的高处沙丘奔去。居高远眺，昆仑山脉像是侧卧在沙漠边缘一条黛青色的镶边，而那个金色火球般的太阳就在这青山背后喷薄而出。此刻，眼睛凝住不动，你会感觉昆仑山似一条巨龙在慢慢蠕动，迎迓日出。是巍巍昆仑展开了万丈霞光，也是灿灿天光舞蹈在蜿蜒的昆仑之上。此时，再麻木的神经也能被这盛景撞出些许激情。而回头望去，视野内只有我们的车像一只孤零零的小蚂蚁趴在路边，难道只有我们一行人在欣赏吗？我有些茫然，人类在不停地为美好生活而奋争，如此美丽的大漠日出之景观却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孤独壮观着。

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，沙漠内部沙丘连绵起伏，沙丘最高可达二百五十米，内部植被稀少，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。二十五万年前，由于地壳变迁，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，阻挡了印度洋湿润气流的深入，新疆气候渐趋干燥，河湖干涸，风沙渐多，大约在一万年前，塔克拉玛干沙漠就已基本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面貌了。随着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化加剧，沙漠边缘的许多丝路古城都被风沙湮没。十九世纪末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带领的探险队差一点儿在沙漠中全军覆没。几年后回到瑞典，他还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可怕！这不是生物所能生存的地方，而是死亡的大海。可怕的死亡之海！”

塔克拉玛干，维语是“凶险恐怖”之意。过去，沙漠上没有路，松软难行，走一步退半步。前人的步痕，一阵风过去就完全消失了。旅人唯一的办法是匍匐在地，用手在沙漠中摸索驴马的粪颗作为前进的标识。而今天，现代文明已使宽阔的柏油路横贯沙漠腹地。穿行在茫茫大漠中，有许多独属于沙漠的奇异景观闯入眼帘，撞击着心壁，让人震惊。沙漠的风多种多样，偶见远处有打着旋儿的风沙急速直冲云霄，正所谓大漠孤烟直。有时，一个打盹儿的工夫，车窗外已由朗朗晴日变得风沙弥漫，睁大眼睛也看不清对面驶来的车辆。

风沙对于人是残酷的，但是人却不能按照任何一种常规的环境理念去理解沙漠。那风沙，正是沙漠的生命指征。孤独的沙漠时常揭起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交流到另一个部位，然而即使弥漫了千年万年，我想，茫茫大漠仍有互相还没有相见的沙粒吧。风，是沙漠阅读认识自己的唯一方式。

亲临沙漠，我坚定地认为，沙漠是有生命的，而且它的生命是相对永恒的，这种认识来自于胡杨所给予的提示。维语称胡杨为“托克拉克”，意为最“美丽的树”，还被称为“沙漠英雄树”，它抗干旱、御风沙、耐盐碱，树干高大通直，树叶奇特，生长在幼树或大树嫩枝上的叶片狭长如柳，大树老枝条上的叶子却圆润如杨。一棵树上体现着好几种人生。

当我们的车子大概行驶到沙漠公路一半的时候，就有完全干枯的或半

枯半绿的胡杨出现在视线里，我听见车上不断有人发出惊叹。当成片胡杨出现的时候，那一片奇异的景致绝能把人的感觉撞个趔趄，那树，千姿百态，神韵万千。有许多直径超过成人手臂长度的胡杨就剩下一截枯桩了，是何等的风暴活活削去了它们那样粗壮的上半部身体？这想象必须停止，我感到有些恐怖。还有的树看下边是枯死的，断裂处错落有致，抬起头来没被风砍去的边缘部位却奇妙地生长出一截完整的树梢，那树梢的茂盛让人总觉得是一种幻景。稍显完整一些的胡杨树可能左边伸出的是枯枝，右边伸出的却是盎然的绿枝。新疆人对胡杨有“活一千年不死，死一千年不倒，倒一千年不腐”的说法，我信。还不仅仅如此，那些或粗或细的枯枝举着自己或半掩埋在沙土中的姿态，实在是形神兼具。有的人说这地方像墓地，我却认为不仅仅如此，胡杨枝条或婀娜百态，似正在进行着爱情的缠绵；或遒劲不阿，森然欲搏，似在不辱着一份千古神圣的使命。即便枯死了也像活着，也许是茫茫沙漠对比映衬出的生机吧！它们神兮兮的，鬼森森的，还透着些人气。曾经有一刻，我把伸出去想捡一截枯枝的手又缩了回来，我担心，只要触到那枯枝，它们就会发出尖叫或呻吟，面对这些干枯的胡杨，我的心像被利器尖锐地划过，它们是沙漠的语言啊！生生死死都在诉说着亿万年的变迁，亿万年的历史。古老的树都是有灵性的。此刻，我很有一种唯心的冲动，在这里，谁知道有没有发生过与神与人与鬼都有关的故事呢！

在大漠，我还听到另外一则真实的故事。心，也被深深地震撼着。1989年，中国石油物理勘探人员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绿洲上，发现一个与世隔绝的牧民小村。居民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，他们白天以太阳为钟计时，食野菜野果，过着刀耕火种兼狩猎的生活，他们没有学校，没有集市贸易和文字，使用维语，这些人的祖先在三百五十年前在此定居，他们全然不知道有清朝以及至今的一切。事实上，这些世外桃源人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克里雅河畔，并因此得名克里雅人。他们都是宽衣广袖，走路以舞代步，张口以唱代说，个个怡然自得。他们离群索居于克

里雅河岸边的胡杨丛间，共八百多人，以牧猎为生，住所用树枝、红柳编盖成四方形栅式房屋，树皮做门，平时屋里生一堆明火，每户相距七八公里。他们以为世界就是他们村。

他们被发现了，政府就把许多能带去的现代文明带给了他们。我时常在想，一群处于原始状态的人，一下子让他们跨越多少朝代，跳到现代人的生活轨道上来，不知他们的肠胃和头脑能否消受得了。克里雅人生活在大漠的深处，我们没能走近他们，但这个故事却让我一次次把目光伸进无际的远方，我在心里为他们祈祷，大自然啊，多给你的子民施以爱心吧！走出大漠，我不自觉地掐了掐自己的胳膊，因为，至此，我觉得沙漠快把我前几世攒下的水分都要吸干了！

当我们的采风团经吐鲁番返回乌鲁木齐时，我想，每个人的内心都装载了许多沉甸甸的新疆史话。

古西域素有“世界民族博览馆”“世界宗教博览馆”之美誉。世界史上，十五世纪以前的世界重心在东方的亚洲，人类历史最早、最广泛的一次交融就是发生在新疆境内。那时世界交通以陆路为主，“丝绸之路”以新疆为枢纽，中国的丝绸由此传入罗马，印度佛法由此传入中国，皆以新疆为交通孔道和文化走廊。当年，古西域道上，旅舍栉比，寺庙巍峨，文化、经济都是何等繁荣啊。随着海上交通的出现，新疆逐渐失去活力，沦为封闭地区。福克纳说：我现在不存在，我过去存在。新疆无法替代的丰厚的历史价值正是体现在辉煌腾达的过去。同时，新疆有着或美丽或苍凉的独特自然景观，而且重振新疆的兵团人开创天地的风采更是让人感叹无限。

一路行程近五千公里，尽管大多是沙漠戈壁，景色荒凉苍茫，但我想，每个人的内心却是热闹的。与自然亲和是对人内心世界最有力的整理和沉淀，都市生活对个体生命的塑造，久之难免不会把人变成城市的一个零件，我不想这样。

沙漠行，必将成为我记忆深处一个永不泯灭的驿站。